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歸潛志卷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博士臣徐以坤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吳華平

歸潛志卷七

元　劉祁　撰

興定初珠格髙琪為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難守于内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衆工役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為苦又使朝官監役分督方面少不前輒杖之案金史宣宗本紀貞祐四年十二月髙琪請修南京裏城宣宗有民力已困此役一興病滋甚矣云云髙琪傳所載亦同似不行其議者完顔薩布傳興定元年七月上章言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

倉猝有警難于拒守城中有子城故基宜于農隙築而新之為國家久長之利從之其稱外城周六十餘里與此志八十里有異且在高琪所請不行後半載上章與此志專指高琪建議亦異然倡之者高琪究以此志為得其實

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則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築土脈甚堅北兵攻之旬餘竟不拔而新築子城殊無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縱然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城初起時于地中得一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氣鎮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歲月遷移人事變卻來此

地再興工亦有數云其字書類宋人迄今猶在相國寺
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尼瑪哈駐軍受宋二
帝降處粘罕今改作尼瑪哈舊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
北天興末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
而后妃內族復詣此地多僇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怪元光間
白日虎入鄭門又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狼
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暮烏鵲蔽天皆亡國之兆迄今

為丘墟瓦礫哀哉

南京同樂園故宋龍德宮徽宗所修其間樓閣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雖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計官盡毀之其樓亭材大者為樓櫓用其湖石皆鑿為礮矣迄今皆廢區壞址荒蕪所存者獨熙春一閣耳葢其閣皆沙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欲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多哥刻圖克坦右丞思忠（案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友之號半截劍馮内翰璧叔獻號馬劉子後雷希顏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五百人又號雷半千又有完顏瑪嘉楚富察約爾珠（案瑪嘉楚舊作麻斤出富察約爾珠舊作蒲察合住今改）皆以酷聞而富察和卓（案富察和卓舊作王蛟蒲察合住今改）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有云頭巾王過道史白酒

龐措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后妃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權勢薰天當塗者往往納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夫人天興改元末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之家搜括金銀成國竟棰死又有平章事完顏巴薩（案巴薩舊作白撒今改）以內族位將相尤奢僭嘗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百數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在尚書省惡堂食不適口以其家膳供然為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為事從末帝東征方

渡河督戰遽勸上迴奔睢陽衆以其誤國歸罪請廢末帝不得已下獄餓死人皆快之

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苟安目前為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歎吁已而敵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每相與議時事至甚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國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警異或民

問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當時有人云今曰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至敗亡又在位者臨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吁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鋩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遽退閒宰執如張左丞行言臺諫官如陳司諫許司諫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終其任也

案以上二條金史完顏努森傳節引其語過半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

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

貞祐間珠赫高琪為相欲樹黨固其權先擢用文人將以為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徒見其恣横相繼言之高琪大怒斥罷二人因此大惡進士更用胥吏彼喜其獎拔往往為盡心于是吏權大盛勝進士矣又

髙琪定制省部寺監官皆注進士吏員又使由郡轉部由部轉臺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士大夫反畏避其鋒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時全由小吏侍東宮至為僉樞密院事南征帥又有富察和卓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渙輩在外行尚書六部陷士大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陜西狹隘將取地南中夫已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連年

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破蘄黄殺虜良多較其士馬物故且屢為水陷溺亦相當也最後盱眙軍改為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云又師還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檄有云暴卒鴟張率作如林之旅饑氓烏合驅歸得罪之人駙馬都尉布薩阿哈（樂布薩阿哈舊作僕散阿海今改）僉樞密院事時全皆回轅即誅後又謀取蜀時胥平章鼎鎮關中奏請緩發胥由此罷相嗟乎避強欺弱望其復振難哉此皆宣宗時事末帝即位無

南伐之議矣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後吏權大盛自髙琪為相定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時之人争以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令改試臺部令史其子弟輩既習此業便與進士為仇其趨進舉止全學吏曹至有舞文納賂甚于吏輩者惟僥倖一時進用不顧平日源流可為長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

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即授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材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

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數換多不得人始詔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為正七品案金史選舉志興定元年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云云則內七品外六品始為舉主與此志內外七品以上官均得保舉異又攷宣宗本紀興定三年十一月辛丑詔朝官七品外路六品以上二歲舉縣令一人而興定元年無此事與選舉志亦異資未及者借注人一時能吏如王登庸令洛陽案金史循吏傳云偃師王登庸與此異程震威卿令陳留皆有治績或入為監察御史臺部官自是居官者爭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由納賂請託以得之故疲懦貪

織者亦多然士大夫為之者猶自力此良法也哉

正大初末帝銳于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選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燮呂待制造數人兼之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貞觀政要數篇間亦及民間事有補益楊公又與趙學士秉文共集自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為一編進之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間崇文養士故一時士

大夫爭以敢言敢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節死如王晦髙子約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摯李英田琢輩皆由下位自奮于兵間雖功業不成其志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奬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興之變士大夫無一人死節者豈非有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陜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遽

入仕或守十餘載號重復累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牕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牕下無人問也其後有辟舉法行雖未入仕亦得辟為令故新進士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補故士人方免沈滯之嘆云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黨為自保計南渡為宰執者多怯懼畏懦不敢有為凡處一

事先恐人疑已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無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為黨也又或轉加詰責以示無私或要職美官寧用他人取媚于衆一登省府遽忘本來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節義難矣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以是得罪也人云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職佐人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忘私去智取諸人以為善以天

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賢否皆當如家人美惡一一
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辨職業而為國者立法
使百官賓客不得謁見于私第何哉其意正以防其請
託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豈可使為宰相哉
既以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誠不宜猶爾防閑也
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于私第見百官賓客可謂遠
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偉
士成功名使齷齪者為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不聽也

余觀南渡後為宰執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所用得人聞見不塞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為吏者當以至公無心處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譽以枉義也余在南方時見辟舉為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民勢家與百姓爭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加之刑罰其意以為如此示吾無

私且賈細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
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者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執一
哉故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心處之可也至
首加訊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志于升進故爾甚者榜
于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為
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嘗記有一人為縣令禁其子不
令出其子犯禁笞責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縱
得升遷何榮也

國所以設官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體妻子然後得專意王事雖不可取于民奢縱害公亦不必釣名要譽太儉陋也余見河南為令者夜葢紙被朝服敝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聞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車騎儀從屋宇服用整鮮而遇事風生吏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後士風甚薄一登仕籍視布衣諸生遽為兩途至

于徵逐游從輒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數謁見在位者在位者相報復甚希甚者髙居臺閣舊交不得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闖之多怒至逐長源出史院又交訟于官士風如此可歎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號堂後官金朝大定初張太師浩制皇家袒免親宰執子試補外雜用進士凡登第歷三任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倅兩

攺六十月得五品節度副使留守判官或就選為知除知案由之以漸得都事左右司員外郎郎中

案洪皓松漠紀聞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蓋紀天眷皇統間事又金史王蔚傳皇統二年進士由良鄉丞補尚書省令史游遷都事左司員外郎郎中大定二年超授轉運使則以進士為尚書省令史不始自大定初金史選舉志云省令史正隆元年止于密院臺及六部吏人令史內選充大定二年罷吏人而復皇統選進士之制蓋即張浩所議復者此志云前朝止用胥吏竟似大定之前未有用進士者失之疎漏當與金史叅證所云登第歷三任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似由進士歷三任為縣令具語意亦欠分明攷金史賀揚庭傳由安肅令補尚書省令史元德明傳子好問由南陽令擢尚書省掾皆不詳其歷三任為縣令蕭貢傳由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

路伯達傳由泗州榷場使補尚書省掾馮璧傳自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皆非由縣令召補則或三任或縣令未嘗併為一也至所云一考出得六品州倅兩考得五品節度副使等官者亦張浩定議如是後來不皆循其制李獻甫傳以尚書省令史充行六部員外郎元好問以省掾除左司都事蕭貢以令史擢監察御史或疑本傳有省文然果出為州倅及節度副使等官傳自不缺載如賀揚庭以令史授泌南軍節度副使入為監察御史路伯達以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為大理司直傳同備詳之矣又楊伯淵傳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是天眷皇統以前有先為令史後第進士者與選舉志散階赴會試之制相合益徵省令史之專用胥吏惟正隆時耳

故仕進者以此途為捷徑如不為省令史即循資級得五品甚遲故有節察令推何日了盥

度户勾幾時休之語浩初定制時語人曰省庭天下儀表如用胥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清源也其進士受賕如良家子女犯姦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節也議者皆以為當屏山嘗為余言之然省令史儀禮冠帶抱書進趨與掾吏不殊有過輒決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氣槩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顔魏翰林邦彦宋翰林飛卿及余先子或召補不願或暫為遽告出皆不能終其任也李丈欽止為余言宋制省曹有

檢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書也且問余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為宋制善欽止曰此議與吾合也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遷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首領官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政取其奏對詳敏也其經濟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長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或時盡揀取無遺號泣怨

嗟國家以為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艱哉貞祐初下令僉軍會一時任子為監官者以春赴吏部調數宰執使盡揀取號監官軍其人憤愠號叫交愬于臺省又衝宰相鹵簿告丞相布薩齊勤舊作僕散七斤今改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備潼關黄河又下令簽軍諸使者歷郡邑自見居官者外無文武大小執事官皆揀之至許州前戶部郎中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中選為千戶至陳州予先子以前監察

御史亦為千戶自餘不可勝言既立部曲須依軍例以次相鈐東物議喧然後亦罷之嗟乎以任子為兵已失體況以朝士大夫充斯役乎當是時余以終場舉人獲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于斯余赴試開封先子以詩送之且寄趙閑閑雷希顏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聯七桂汝身之厚祿故人如見問為言塵土困王尼二公覽之一笑

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于宮中職雖五品其要

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資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職士大夫不預焉案金史百官志近侍局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直長正八品此志云職五品蓋獨據提點及局使而言之也其除授局職多以優等之官若金史完顔蘇蘭傳以監察御史擢近侍局直長以正七品之臺官轉正八品之直長仍云擢則其體特優于常秩可知又提點局使雖止屬五品而兼此職者亦多用優等之官若內族慶善努傳貞祐初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則以正四品兼之完顔匡傳匡以秘書監及簽書樞密院事兼近侍局則以正三品兼之其不兼此職者獨宰執耳南渡後人主尤委任大抵視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腹心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

以傳旨詔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饋葢以其親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妝飾體樣相夸膏面鑷鬚韋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尊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爲不法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顔伯揚居之不歳餘亦罷又于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于進士中亦選

一二人充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有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為榮亦陋也

歸潛志卷七

歸潛志卷八

元　劉祁　撰

金朝取士以詞賦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為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學者止工于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登第後始讀書為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為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髙然舊日專為科舉之學者疾之為仇讎苦分

為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為科舉之學為
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
國家敕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
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攷識鑒
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為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于習
俗止力為律賦至于詩策論俱不留心其獘基于為有
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
有司攷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㸃廟諱御

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
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為有司方于策論中取人故士
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于詩賦中亦辨别讀書人才以
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為有司
則又如舊矣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克其王文
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鄭子時侍讀故一時
為之語曰王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為學者

法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八韻類之帖壁間坐卧諷咏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天下號孟四元案洪皓松漠紀聞金制鄉試以本縣令為試官首曰鄉元府試分三路首曰府元會試集諸路舉人于燕京首曰敕頭亦曰狀元此蓋舉天德以前科舉之制故有三元與此志所云四元異及大德改制始增殿試孟宗獻中大定三年進士故有四元之目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心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

賦行于世其詩詞亦有集

予高祖南山翁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故為一代詞學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斷其後中第否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學者至今皆師尊之四子長西巖次龍泉同年擢第二女長姑及笄將適人一時貴顯者爭求之翁皆不許張御史景仁時在布衣以所業詣翁翁嘉之俄翁預為有司取士張賦甚佳為鄰坐者剽之盡坐同而黜已而翁知其然遽以長姑嫁焉家人

輩皆愠翁不恤也後三年翁復為有司御試張擢別試魁騶歷清華以文章擅當世位至翰林學士河南尹御史大夫嘗使宋有風節赫然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鑒也後翁墓表張所作且載其事云次姑適襄陰王元鄧亦名進士能詩博學嘗為密州節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談公之事也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脩然嘗同知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明安穆昆居焉其人皆女

直功臣子驁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
世襲明安者錢貧不能償明安者大怒率家僮輩强入
其家牽其牛以去民因訟于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明
安者其明安者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
其事趨左右械擊之逦以强盜論杖殺于市一路悚然
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游貴戚作過乃下令午後僧
不得出寺街中不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
者素為貴戚所重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公曰

奉王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輦肅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公為人恬淡簡静頗留意養生每食必以時過午則不食也臨終齋沐而逝于死生了然其為吏之名至今人云過宋包拯其子漸為吏亦有能稱為都中警廵使

孫左丞鐸振之章宗時名臣為人正直敢言有學問文采一時相望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執政公再授戸部尚書公意不愜因于戸部廳事壁間書唐人詩云中州集

傳孫鐸再為戶部尚書于賀席中戲舉青州老柏院布衣張在詩云云與此志所云書于戶部廳壁有異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未回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鄜州防禦使案中州集傳鐸既為御史所劾降授河南同知府事故送之者有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北里牡丹開與此志所云貶鄜州防禦有異再召入朝未幾執政南渡為太子太師後致仕以壽終

貞祐南征獲一統制官李申之者帥府經歷官劉達卿輩召而飯之且誘以降將宥焉申之獻詩曰一飯感恩

無地報此心許國已天知胸中千古蟠鍾阜一死鴻毛斷不移竟就死又云擬把孤忠報主知主知未報已身疲明朝定作長淮鬼馬革應煩為裹尸又云區區已上和親策安得元戎一點頭案中州集王彧詩注貞祐末行臺都尉南征獲武經進士李申之于盱眙左右司郎中劉光謙達卿潤文官李獻能欽叔愛其才辯欲活之以避嫌不敢也乃托以問事機令軍中羈管之申之作詩贈主囚者曰一飯感君無地報寸心許國只天知明朝定作長淮鬼馬革仍煩為裹尸又云胸中萬古橫鍾阜一死鴻毛斷不移又獻書都尉云金國歲歲南侵計所得不能一二州而軍力折耗殆盡今歲此舉亦曾慮人有議其後何以禦之乎為公計者不若因南軍大舉斂兵而退雖屢出無功得全

師而返猶可自救不然師老食殫困頓于堅城之下幾間一行則公受禍不久矣某軍敗而死固其所也乞于盱眙城下責以不降之罪以死見處使人人知之則都尉亦于名教為有功書上之明日申之謀適歸不果乃殺之欽叔說其臨刑回面南向欣然就戮甚嗟惜之云云與此志所紀微異而較詳並附載之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彥高視宇文為後進宇文止呼為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嘆皆作樂章一闋宇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詞云南朝千

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仙肌勝雪雲髩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詣彥高也彥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截綴㸃若天成真奇作也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剪截古人語亦無害但要能使用爾如彥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遠不露圭角不猶勝于宇文自作者哉

党承旨懷英辛尚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屬金國初
遭亂俱在兵閒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于宋党在北
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為一時文字宗主二公雖所趣不
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陶穀韓熙載亦相況也後辛
退閒有詞鷓鴣天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
初燕兵夜娖銀胡簶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嘆今吾
春秋不染白髭鬚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蓋紀其少時事也

高丞相岩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會鄉里交舊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不赴余方弱冠為作詩以公頗見誇且勸其退休也公得詩大喜趣召余迎謂余曰解道青雲自致不須階耶又撫余背曰汝曹字如何下來葢余詩云青雲自致不須階十稔從容位上台負荷一堂森柱石調和衆口費鹽梅勤勞密邇三朝重壽考康寧七秩開家道益昌孫有息綵衣扶杖好歸來雷希顏為作序亦有秉天眷未衰可以引

去之語後余將歸淮揚復獻書勸其舉一人自代可得致政歸然公竟覔相位不能從也

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故張翥仲揚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艷語如矮窻小戸寒不到一爐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兩鬢秋人號張了却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楓落吳江真好句不須多示鄭參軍蓋譏之也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幼無師傳為文

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顔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復往往相傚法不作淺弱語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于人已而麻知幾李晨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為法也

趙閑閑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周圓吾聞竹溪党公論以為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爐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一篇

中須要一聯好句為主後但以意收拾之足為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騷今人往往止作硬語非也

趙閑閑少嘗寄黃華王氏庭筠詩黃華稱之曰非作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為人傳誦且趙以此詩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

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絶

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黄華作隱居

趙閑閑嘗為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蘓黄何如無忌曰學蘓黄則卑猥也其詩一以李杜為法五言尤工閑閑嘗稱其游同樂園詩云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時雖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鉦鼓散雲和又有佳句行雲春郭暗歸鳥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聲入暮雲甚似少

陵閑閑又稱趙黃山詩云燈暗風翻幔蛩吟葉擁牆人如秋已老愁與夜俱長滴盡堦前雨催成鏡裏霜黃花依舊好多病不能觴此詩信佳詩也又黃山嘗于黃山道中作詩有云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馱我畫圖中世號趙蹇驢余先子翰林嘗談章宗春水放海青時黃山在翰苑扈從既得鵝索詩黃山立進之其詩云駕鵝得暖下陂塘綵騎星馳入建章黃傘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搏風玉爪凌霄漢瞥目風毛墮雪霜共喜園

陵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宿構不能至此

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次之又其次散文也嘗語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三二人至吟詩者絶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顔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也又嘗教余學書先法張旭石柱記每曰汝輩幸有天資正不許學古人一點一畫寫也李

屏山雅喜奬援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于人然頗輕許可故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壞却後進只奬譽教爲狂後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趙云雷希顏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于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獻能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

李屏山教後學爲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别轉一路勿隨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蘓詩不

出盧仝李賀晩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剌底人難及也趙閑閑教後進為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句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譏

云

趙閑閑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何傷王翰林從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也余嘗以質諸先人先人以趙論為是

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游多論為文作詩趙于詩最細貴含蓄工夫于文頗麄止論氣象大概李于文甚細説關鍵賓主抑揚于詩頗麄止論詞氣才巧故余于趙則取其作詩法于

李則取其為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為首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怪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墮節者多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書太下字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千古以來惟推東坡為第一人多發古名篇中疵病淵明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伯倫酒德頌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後聞吾風聲

吾當作其退之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
相識永叔𧂐子美墓誌爭為人所傳既用爭字當曰人
爭傳之不然曰為人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物
有以蔽之矣作字好此類甚多不可勝紀雷則論文尚
簡古全法退之詩亦喜韓蕪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
好與朋友相商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顔為應
奉蕪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録二公由文體不同多紛爭

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自作史則又異也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顔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為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

雷翰林希顔為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互見

之嘗曰文章止是襃與貶初作屏山墓誌數處有微言
劉光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削去及刻石猶
存浮湛于酒其性厭怠有不屑為之言余謂碑誌本以
章其人之善雖不可溢美有媿辭然當實録其善事使
傳信後世若疵短則不當書也況非作史傳何必貶焉
且其子孫覽之豈得自安也
趙閑閑作南城訪道圖諸公皆有詩嘗有一齊希謙者
題云億刼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肯抽

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麽人頗傳之

趙閑閑以文學名一世于吏事非所長興定初珠赫高琪為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糧草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豈當箠耶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其後高琪誅詔適當公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

正大初趙閑閑長翰林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顔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岡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掛蠨蛸欲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又分詠古瓶蠟梅趙云茗華吐碧龍文澀燭淚痕跦鴈字横後云嬌黄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草棘生句甚工潘有云命薄從教官獨冷眼明猶喜物雙清語亦老也後分憶橙射虎題甚多最後詠道學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為題所窘也閑閑同館

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詩題云魏國山河殘照在梁王樓殿野花開鷗從白水明邊沒雁向青天盡處回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英才雷希顏云千古雄豪幾人在百年懷抱此時開李欽止云連朝倥偬簿書堆辜負黄花酒一盃凡作詩和韻為難古人贈荅皆以不拘韻字廹宋蘇黄凡唱和須用元韻往返數迴以出奇余先子頗留意故與人唱和韻益狹語益工人多稱之甞與雷希顏元裕之論詩元云和韻非古要為勉强

先子云如能以彼韻就我意何如亦一奇也嘗在史院與屏山諸公唱和李唐卿海藏齋詩舟字韻往返十餘首先子有云繡拆舊圖翻短褐朱書小字記歸舟屏山大稱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與劉少宣唱和村字韻亦往返數十首最後論詩有云楊劉變體號西崑竊笑登壇子美村大抵俗儒無正眼惟應後世自公言光生杜曲今千丈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遲嗟久矣不才安敢擅專門又樂府虛傳山抹雲詩名浪得柳連村九原

太白有生氣千古少陵無間言登太山巔小天下到崑崙口知河源如君少進可入室顧我今衰不及門少宣以為全不覺用他人韻也

聯句亦詩中難事蓋座中立書不暇深思也南京龍德宮趙閑閑李屏山王正之聯句王云棘猴未窮巧穴蟻已失王人多稱之余先子亦留意王長葛簿時與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為聯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諸公稱之屏山則曰輕浮妾

玻璃頑鈍奴琥珀張則曰器質至堅脆膚理還悦澤後居淮陽冀京父來過雪夜聯句先子有云簾疎見飛霙窻静聞落屑又李欽叔來過李子遷在坐會合聯句先子有首唱曰玉立兩謫仙鼎峙三敵國又云三強出奇兵八柱乃八克一老怯大敵三戰即三北後自大梁歸陳與祁聯句先子首云紅拋汴梁城緑吸淮陽酒後令葉縣中秋夜與郝坊州仲純王飛伯輩聯句具載蓬門集中

歸潛志卷八

歸潛志卷九

元　劉祁　撰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坊州仲純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溢水横陳處計墮劉郎小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虎豹畏真龍千秋一片昆溪月曽照堂堂葢世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溢水暮雲何處是舂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欝陂陁遐想當年戰壘多白

是真人清宇宙誰為豎子試干戈元裕之云英威未覺消沈盡試向舂陵望鬱葱王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後云誰倚城樓弔興廢一聲長笛暮雲間史學優李欽叔白文舉皆有詩余亦作一古詩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如山谷云清鑒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贈誰又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亦無全篇余先子嘗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來如望霓又半生竊禄

魚貪餌四海無家鳥擇棲又未解作詩如見畫常憂讀賦錯呼霓

夢中作詩或得句句多清邁出塵余先祖龍山君嘗夢得句云山路嶄有壁松風清無塵先子夢中詩云落月浸天池余幼年夢中亦有作詩玄猿哭處江天暮白雁來時澤國秋如鬼語也

先翰林罷御史閒居淮陽種五竹堂後自娛作詩云撥土移根卜日辰森森便有氣凌雲真成闕里二三子大

勝樊川十萬軍影浸涼蟾𦦨上見聲敲寒雨枕邊聞林

間故事傳西晉不數山王詠五君以寄趙閑閑會閑閑

亦于閑閑堂後種竹甚多一日禮部詔余曰昨夕欲和

丈人竹詩牽于韻自作一篇答其意可也因出其詩云

君家種竹五七箇我亦近栽三四竿兩地平分風月破

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葉猶卷客枕夢魂聲已寒

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干先子後和其韻云

我家陳郡子猷園不約同栽竹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共

笑開詩眼幾回看幽資淡不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八坐文昌天咫尺得如閒客倚闌干又李澥公渡因游園城會雲中一僧曰德超談及鄉里名家劉雷事公渡留詩云邂逅雲中老阿師思人許我話劉雷略談近日諸孫事頗覺衰慷一笑開衆道髯參宜帥幕（謂希顏）人憐短簿去霜臺（謂先子）園城香火西菴地嘗記秋高雨後來後先子過園見之和其韻云上林春晚數歸期轣轆車聲病轉雷翠幄護田桑葉密綠雲夾路麥花開偶因假

館留蕭寺試問游方指危臺陳郡白首衲僧同里閑亦知吾祖有雲來余以示閑閑閑閑亦如其韻寄先子云屏山殁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寫一生笑口幾時開心知契濶留陳土時復登臨上吹臺目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先子復和云兩地相望雲與泥敢期膠漆嗣陳雷遥憐曉鏡霜鬚滿但對故人青眼開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燕臺上林花柳驚春晚蓬勃西風卷土來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旱有雨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為韻趙閑閑得發字其詩云君家南山有衣鉢叢桂馨香老蟾窟從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兒孫牀滿笏邇來雲卿復秀出論事觀書眼如月豈惟傳家秉賜彪亦復生兒勮勔勃往時曽乘御史驄未害霜蹄聊一蹶雙鳧古邑試牛刀百里政聲傳馬卒今年視草直金鑾雲章妙手看揮發老夫當避一頭地有慙老驥追霜鶻座中三館

盡英豪健筆縱横建安骨已知良㑹得四并更許深杯辭百罰我辭不飲願助勇政要青燈照華髮但令風雨破天慳未厭歸途洗靴襪先君得好字因用觧嘲其詩云春寒桑未稠歲旱麥將槁此時得一雨奚翅萬金寶吾賓適在席喜氣溢襟抱酒行不計觴花底玉山倒從來慳混嘲蓋為俗子道北海得開尊天氣豈常好况當生發辰霑足恨不早東風又吹簷滴乾主人不慳天自慳是日諸公極歡皆霑醉而歸後月餘先君以病不起

趙以天慳為詩譏云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相咸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擊經元好滑稽李輒以詩譏罵元亦無如之何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布薩阿哈案舊作僕散阿海今改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嘗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一時士人傳以為笑談元詩云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裊春風前天上仙人玉

為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繡帶盤綾結雲裾踏雁沙嬌雲一片不成玉被風吹去落誰家豈無年少恩澤侯錦韉貂帽亦風流不然典取鸘鸘裘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杳無王燕子不飛花著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解琵琶得私語有情蜂雄蛺蝶雌無情雞欺翡翠兒勸君滿飲金屈巵明日無花空折枝李詩云石家園林洛水濱粉垣碧瓦迷天津樓臺參差映金谷歌舞日日嬌青春是時天下甲兵息江南已

傳歸命臣承平以來本康治四海一家無窮人洛陽城
中厭酺醵司隸夜過不敢嗔王門戚里爭豪侈車馬如
水爭紅塵烧金斫玉延上客季倫豈輸趙王倫兩家炎
炎貴相軋笙竽嘈嘈妓成列珊瑚紅樹鞭擊碎步障青
絲馬踏裂因緣睚眦貴人怒詔下黄門促收捕郵夫防
吏急喧驅河南牒繫御史府鐘鳴漏盡行不休生存華
屋歸山丘綠珠香魂涴塵土侍兒忍居樓上頭君王慈
明宥牽土妾身竄居籍民伍平生作得健兒婦狗走雞

飛豈敢惡元和其詩先子稱工
麻徵君知幾在南州見時事擾攘其催科督賦如毛百姓不安嘗題雨中行人扇圖詩云幸自山東無賦稅何須雨裏太倉皇尋思此箇人間世畫出人來也著忙雖一時戲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語耶又戲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潦倒渭河邊當時若早隨時世直喫羊羔八十年亦中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命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車而今若有

蟠溪客也被官中要納魚雖俚語可以想見時世也

王翰林從之嘗論黄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家

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一百年自嚴陵釣

竿上來且道得𨶳又詠猩猩毛筆云平生幾

緉屐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筆安

能寫五車書耶余嘗以語雷丈希顔曰不然一猩猩之

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以語先子大笑云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

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亟音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闕泉水之闕文風寖衰故士林相傳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入一可得而知闕二字

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既云至雁

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

許州有蘓嗣之者云東坡後裔盖子由久居頴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頗蠢騃富于財以貲入官交結權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為笑以其肥碩也呼為蘓胖余嘗與雷希顔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蘓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此可大笑

趙翰林周臣為學士楊之美為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

歡蓋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雅重之而楊事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為北兵所廢將立新王案續通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秋七月夏主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其弟子晛是為金哀宗正大三年元太祖二十一年攷元史太祖本紀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後始破靈州等處至二十二年春始進攻夏王城六月晛始降則二十一年七月晛立之前僅失城邑數處又攷元聖武親征錄丙戌春至夏一歲間盡克其城丁亥滅其國丙戌實為正大三年丁亥為正大四年晛立在正大三年秋七月則城未嘗盡克而國未嘗廢可知且夏因德旺卒而更立新主非因國廢而更立新主也此志云夏國為北兵所廢將立新主與諸書有異又金史西夏傳云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攷宋史夏國傳德旺姪清平郡

王之子南平郡王晛立元史太祖本紀亦云夏主李晛降而金史謂失其名蓋皆由所傳聞者未備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既行館閣諸公以為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為何事終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洒

瓊瑰三封書貸揚州命半夜雷轟薦福碑自古書生多薄命滿頭風雪卻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為談笑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少擢第有能聲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居杞之圉城躬耕田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侯左丞摯薦諸朝起為洛陽令稱治召拜監察御史奉法無所私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坐不實得罪

案金史張特立傳躬耕杞之韋城正大初左丞侯摯參政師安石薦其才與此志所云居杞之圉城及專言侯

摯之薦有異又本傳既為御史拜章言鎬厲二宅不當久加禁錮又劾尚書右丞延扎舒嚕與小民爭田參知政事圖克坦烏登諂事近習故當路者忌其直陰擠之此志亦缺載蓋初劾時嘗以草示應奉王鶚伯翼共議之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楨輩訟之謂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德卿張以其進士也故不劾于是朝省疑其私併治文舉德卿文舉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文舉之去賓因作詩有云王鶚既曾經手改高楨自是著心攀就中最苦張文舉收拾閒雲返故山時人傳以為笑

高丞相岩夫自南渡執政在中書十餘年無正言直諫聞于外清論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為人主見知每朝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燭坐院中忽一朝士立于前公不識之問曰卿為誰其人曰吾歐陽修也爾為誰公曰吾丞相也卿豈不識耶其人曰修不識丞相丞相亦不識修朝野相傳以為笑又為三司使時主行鈔法出支軍糗頗靳惜折支他物軍民號不支及薨人又云丞相死既焚猶不支也

案金史高汝礪傳不及靳惜事且云

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與此志迥異嗟乎士大夫得志不可不慎一有失衆心其譏誚如此可畏也已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間風味不淺崔翰林伯善性儉嗇家居止蔬食為常故院中為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無花不飲崔伯善有肉不餐卻圖箇甚麼王從之無花不飲誰慣了你來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沒王從之無花不飲不飲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時與雷希顔張伯玉諸公宴游李嗜酒雷善飲啗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顔見肉如鷹伯玉好色如僧遂相與大笑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或者傳為本謂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過余淮陽因談及飛伯余舉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政謂我也

李屏山視趙閑閑為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

士也然趙以其才交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慍亦無如之何其往刺寧邊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疋綃留作寒儒裩譏其多為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脚不作温譏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一時戲之也

趙閑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為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為人書扇面失體

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曾不抄書相識輩强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顔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復出古人墨迹使觀之又出佳研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嘆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顔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顔堂

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為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為從之天下士書髯雷在側笑其不工也闔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雷希顏趣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夕後數日公㬜張履求書余亦在坐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為張倩書雷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止因

相與大笑又王武叔文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輩特索純扇數十詣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公公聞而遽召為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壠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獲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

德俱高某等真兒行也公笑又為書之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西方之書又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粃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為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為諸儒所攻興定間再入翰林時趙閑閑為翰長余先子為御史李欽止獻卿欽叔獻能劉光甫祖謙俱在朝每日見輙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屏山因以禪語解中庸

那著無多事只怕諸儒認識神先子和之亦書其後云談玄政自伯陽孫佞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扳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蓋屏山嘗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學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笑且曰扳字如何下來先子曰公羊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云一二三四五蝦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語及其屬疾蓋酒後傷寒至六七日發黃遍身如金迄卒色不變醫所謂酒疸者交游因戲

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為丈六金身矣而張介夫祭文直云公必乘雲氣騎日月為汗漫之游不然則西方之金仙矣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顧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古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惟楊禮部之美為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嘗與王

從之言公既欲為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文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身又深戒殺生中年斷葷腥嘗謂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與人何異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開目曰我見數人擔肉數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生前是趙抃閲道蓋閲道亦奉神也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公

喜其政事既南渡喜其有直名後由公薦入翰林相得甚歡甞謂同僚曰吾將老而得此公入館當代吾又曰其官業當為本朝第一未幾先子歿公哭甚哀為文以祭為詩以挽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為一軸寄余余請表諸墓至于新修葉縣學詩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筆也余與定末因試南京初識公已而先子罷御史歸淮陽余獨留日從公游論詩講道為益甚多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學佛議小不可且屢誘余余亦不能從也甞

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害其為君子柳子厚喜
佛不害為小人賀知章好道教不害為君子元微之好
道教不害為小人亦不可專以學二家者為非也余因
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論已而
余亦歸淮陽公又與余書曰慎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
大地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作
為耳余答書曰若二教豈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任
豈可橫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智豈可漫浪為哉君

子者但知其反身則以誠處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于余有所恨舒穆嚕嵩企隆亦從公游學佛公甚愛之甞于慧林院謁長老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三棹脚作禮同語闕 戸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耶士林傳以為笑公既致仕苦人求書大書榜于門有一僧求公作化疏以釘釘其手于公門公聞遽出禮之為作疏且為書也

歸潛志卷九